

“构式”的构式化

武汉大学 杨 旭

提要：随着构式语法的强势发展，诸多语言现象得到了构式阐释，但“构式”一词本身却被忽略了。本文把中国知网作为语料库，研究发现：（1）“构式”在构式语法之外亦有使用，包括语言学和非语言学领域；（2）沈家煊等首次把 construction 译为“构式”，董燕萍等首次把 construction grammar 译为“构式语法”；（3）construction (grammar) 还有“结构（语法）”“结构式（语法）”“句式（语法）”等至少 10 个译名，它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后均被淘汰；（4）“构式”并非“结构式”的缩略，而是“构”字词和“式”字词组合（如“构成方式”）的缩略，之后经过因果转喻获得“形式”义并被用来对译 construction，历经三个阶段后在汉语学界获得规约化。

关键词：“构式”；构式化；规约化；构式语法

1. 引言

随着构式语法¹的强势发展，诸多语言现象得到了构式阐释，“俨然成为语法研究的明星理论和前沿研究方向”（杨坤、张翼 2024：1），但“构式”一词本身却被忽略了。张娟（2013）在综述国内构式语法 10 年，文旭、司卫国（2021）在综述国内构式语法 20 年时，都未涉及术语“构式”本身的问题，这也导致其中的数据可能出现缺漏。原因可能包括：一是语言学家主要关注日常语言，对自身语言主要关注其定义（如构式的定义），很少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系统考察（如“构式”一词的来源）；二是“构式”一词貌似没有研究的必要，因为它无疑是对“结构式”的缩略，但实际上这种观点存疑。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很多问题悬而未决，包括：

（1）“构式”在构式语法之外是否使用，不管是语言学领域还是非语言学领域？

（2）谁首次把构式语法中的 construction 翻译为“构式”？把 construction grammar（CG）翻译为“构式语法”？

(3) construction 是否只有“构式”一种译名?如果不是,其他译名的使用情况如何?

(4)“构式”本身也是构式,那么它是如何构式化的?是否真的是对“结构式”的缩略?

本文把构式化定义为一个新形式—新意义配对体实现规约化,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新形式和新意义发生配对。如果只有形式或意义单方面的变化,那么属于构式变化(constructional change)。当然,构式化往往由构式变化触发,构式化后还会产生新的构式变化,构成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Traugott & Trousdale 2013; 文旭、杨坤 2015; 文旭、杨旭 2016; 杨旭 2019; 杨延宁 2024)。其次是规约化(conventionalization),即新形式—新意义配对体在语言社群中得到广泛认可。如果只是在说话者个人的大脑中得到持续重组,那么属于固化(entrenchment),可参见 Schmid (2015, 2020) 的“固化—规约化模型”以及陈西、束定芳(2020)和田良斌、庄会彬(2020)。如此一来,问题(4)可以分解为:“构式”一词如何达成形式—意义配对?又是如何实现规约化的?

由于“构式”是一个语言学术语,所以本研究应归为元语言学(如语言学史),但本文想强调的是,研究术语也可以是语言学。Schmid (2020)指出,当语言学家在科学语境和语篇题材中探讨或写作有关语言学的话题时,他们自身也构成了某种语言社群。这意味着,语言学家所使用的语言也可以成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下面依次解决上述问题,由于“构式”一词具有语体特殊性,本文把中国知网(简称“知网”)作为语料库,所有的判断或结论都基于知网。

2. 构式语法之外的“构式”

基于语料库的检索发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eking University, 简称 CCL)、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Corpus Center, 简称 BCC)的语料库和在线的古代汉语语料库中均无“构式”用例,现代汉语语料库中只有两条与构式语法有关的用例(检索时间:2023年6月18日),如例(1)和例(2)所示,这表明“构式”很可能是现代新造词。但知网中却有较多用例,如例(3)至例(11)。

- (1) 票面设计采用古典藏书票图文并茂的**构式**,以珍贵的历史照片为主题,布局传统典雅又不落俗套,艺术气息浓郁。(新华社 2001 年 10 月份新闻报道, CCL)
- (2) “皆山楼”**构式**是陈氏自己设计,栏杆用“亚”字形,花纹作“卍”字状。《《福建日报》1992-5-2, BCC)

- (3) 在以上几个连体修饰**构式**中,连体助词“の”发挥着连接修饰的主要机能。(毛峰林 1996: 90)
- (4) “词汇—语法**构式**”([lexical-grammatical patterns], 以下简称“**构式**”)(张高远、杨晓军 2004: 467)
- (5) Langacker 用意象 (image) 或**构式** (construal) 来表达概念语义和语法之间的符号关系 (或符号功能结构)。(程琪龙 2004: 335)
- (6) 整个艺坛纷繁错杂,绚丽多姿,呈现为一种多层次的**网络**构式****状态。(潘晓春、陈学璞 1989: 52)
- (7) 把 Scheme 译作**构式**,明确它是由主体以动作建立的结构模式,是第一步澄清工作。(赵宋光 1999: 159)
- (8) 这个引申过程的逻辑**构式**是:如果 A,则 B。(卢青山 1985: 38)
- (9) SGML **构式** (architectural form) (李国辉 1996: 10)
- (10) 锡矿山锑矿田矿床**构式**的新认识及其西部大断层下盘带状矿体找矿远景 (湛锡霖等 1978: 9)
- (11) 构造断裂及其类型与形成**构式** (B. B. 别洛乌索夫 1955)

如表 1 所示,“**构式**”的基本用法是“构成方式 / 形式”,常用来对译外语中的专业名词,如 МЕХАНИЗМА、construal、scheme 等。这些名词都具有“构成”和 (或) “形式”的属性,如 pattern 至少有两个成分才能形成某种形式或样式。在学科分布上,“**构式**”还分布在**构式语法**之外的其他语言学语境,且早在**认知 / 构式语法**引入之前就有使用,此外还分布在文学、哲学、地质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不过要说明的是,“**构式**”在**构式语法**之外大多昙花一现或分布有限 (即未**构式化**),比如表示“地壳构造样式”的“**构式**”只限于地质学,用来对译 pattern、МЕХАНИЗМА、construal 和 scheme 的“**构式**”则已分别被更流行的译名“模式”“机制”“识解”“图式”取代。其中,“构成方式 / 形式”的用法较为常见,尤其是在语言学领域,这也为**构式语法**的“**构式**”涌现奠定了基础 (参见第 5.1 节)。

表 1 “**构式**”在**构式语法**之外的用法

领域	例句	意义	对译外语
日常	例 (1) 和 (2)	构成方式 / 形式	无
语言学	例 (3)	构成方式 / 形式	无
	例 (4)	模式	pattern
	例 (5)	识解	construal
文学	例 (6)	构成方式 / 形式	无
哲学	例 (7)	图式	scheme
	例 (8)	构成方式 / 形式	无

(待续)

(续表)

领域	例句	意义	对译外语
计算机科学	例(9)	建筑形式	architectural form
地质学	例(10)	地壳构造样式	tectonic style
	例(11)	机制	МЕХАНИЗМА

3. 认知 / 构式语法背景下的“构式”初现

首次明确用“构式”对译 construction 的是沈家煊、王冬梅(2000)的《“N 的 V 和“参照体—目标”构式》一文,其中“‘参照体—目标’构式”对译的是 Langacker(1993)的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²“构式”在题目中出现 1 次,正文中出现 3 次,注释中出现 1 次,都以“‘参照体—目标’构式”形式出现。至于“N 的 V”,文中的表述为“‘N 的 V’格式”,并且一再强调它是一种“参照体—目标”构式,如例(12)至例(14)所示。如此一来,完整的题目应该是《“N 的 V”格式和“参照体—目标”构式》,而非《“N 的 V”构式和“参照体—目标”构式》。另外还有“表达式”,用来指称“敌人的破坏”“母亲的回忆”等具体表达,文中未明确“格式”和“构式”的关系。

(12) 这 4 例可以抽象为“N₁ 的 N₂”格式(“N₁ 的”是中心语“N₂”的修饰语),是一种“参照体—目标”构式。(沈家煊、王冬梅 2000: 28)

(13) “N 的 V”格式也是一种“参照体—目标”构式。(沈家煊、王冬梅 2000: 29)

(14) “N 的 V”只是语言中诸多“参照体—目标”构式的一种而已。(沈家煊、王冬梅 2000: 32)

王冬梅(2001)不再称“N 的 V”为“格式”,而是“构式”,如其第四章的题目为“‘N 的 V’构式及其成立的条件”。“构式”一词集中出现在第四章,除了“‘N 的 V’构式”(pp. 45)和“‘参照体—目标’构式”(pp. 49)之外,还出现了“偏正构式”(pp. 45)等表述。但在第四章之外,王冬梅(2001)采用了其他术语,包括“结构”“格式”“句式”“短语”等,如采用了“结构”的“偏正结构”“主谓结构”等,其中就包括“‘N 的 V’结构”(pp. 111);采用了“格式”的“‘把 XnXv 到 / 在 Y 里’格式”,其中就包括“‘N 的 V’格式”(pp. 28);采用了“句式”的“‘把’字句句式”;采用了“短语”的“并列短语”“偏正短语”(pp. 32)。如此一来,文中既有“‘N 的 V’构式”,又有“‘N 的 V’结构”“‘N 的 V’格式”;既有“偏正构式”,又有“偏正结构”“偏正短语”。另外,由于采用了“构式”,关于“N 的 V”和“参照体—目标”关系的表述也变成了:

(15) “N 的 V” 构式也是一种“参照体—目标”构式, 它是以 N 为参照体来建立与 V 的心理联系。(王冬梅 2001: 52)

那么 Langacker (1993) 提到的 construction 到底指代什么? 是不是就是现在所理解的“构式”? Langacker 的认知语法包括三个基本单位: 音位单位、语义单位和象征单位。语义结构和音位结构之对应便是象征单位; 而语法构式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简称 GC) 则是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象征结构的复杂象征单位, 与简单象征单位 (即词项) 形成对立 (Langacker 1987a)。因此在 Langacker (1993) 中, 属有构式 (possessive construction)、限定词构式 (如 my shoulder、Sally's dog) 等都被视为“构式”; 而且作者屡次强调构式本身也有意义, 如在讨论 “Jill baked Helen some bread.” 时说, “参照体—目标”关系更多是由构式本身贡献的, 而不只是由其组成成分贡献的。

尽管一些文献在论述构式语法史时未提及 Langacker (如牛保义等 2020), 但是他使用的 construction 正符合后世构式语法如 Goldberg (1995) 的定义 (当时尚未扩展到所有语言单位), 作者自己也承认认知语法是一种构式语法理论 (沈家煊 1994, 1999a; 王寅 2007; 牛保义等 2020)。带着这些背景知识来考察沈家煊、王冬梅 (2000)³ 和王冬梅 (2001), 发现: (1) 他们对认知语法十分熟悉, 可能正是认识到 construction 之特殊, 才独辟蹊径地翻译为“构式”; (2) 两篇论文最早把 construction 翻译为“构式”, 但遗憾未对“构式”的定义和译法作出说明; (3) 并没有完全接纳这个术语, 因此出现了和“格式”“句式”“结构”混用的情况; (4) 其理论基础是认知语言学或认知语法, 没有提及或引用当时渐热的构式语法。

最后要补充的是, 沈家煊、王冬梅 (2000) 虽然首次把 construction 翻译为“构式”, 但毕竟对译的是认知语法中的 construction。在构式语法史上, 第一次引入 GC 的是 Fillmore *et al.* (1988), 之后 Fillmore 和 Kay 合作了《构式语法》一书, 惜未出版 (牛保义等 2020)。而国内第一次明确把 construction 翻译为“构式”的是发表于《现代外语》的《走近构式语法》一文 (董燕萍、梁君英 2002), 这也是第一次把 CG 翻译为“构式语法”。

4. “构式”之外的其他译名

国内文献最早出现 construction 和 CG 的可能是刘耀武 (1988) 一篇题为《日本国语学会 1987 年春季大会在神户大学召开》的会议综述, 文中提到 Fillmore 教授的发言题目是 “O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Toward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遗憾未提供中文翻译。⁴ 之后, construction (grammar) 出现了多种译名, 包括“结构 (语法)”“结构式 (语法)”“句式 (语法)”“构

块(式)(语法)”“构造(语法)”“构架(语法)”等(Yang & LaPolla 2023)。

4.1 结构(语法)

20世纪90年代, Langacker的多篇论文被译为中文, 重要术语GC多被翻译为“语法结构”, 如榕培(1990)翻译的Langacker(1988), 见例(16), 另翻译为“语法构造”; 沈家煊(1991)翻译的Langacker(1987b), 见例(17), 另翻译为“语法结构式”; 梁玉玲(1994)翻译的Lakoff(1987)(中文版中出现了“语法结构”“语法结构理论”的表述)。当时用认知语法解释汉语现象的戴浩一的多篇论文也被译为中文, 如廖秋忠(1990)翻译了Tai(1989a), 叶蜚声(1990)翻译了Tai(1989b), GC都被翻译为“语法结构”, 见例(18)和例(19)。此后, 很多论文采用了“语法结构”, 甚至在“构式”盛行之后, 仍有学者主张使用“结构”(何南林等2010)。与此相应, CG也被翻译为“结构语法”, 如廖秋忠(1991), 这可能是国内第一次把CG译为中文, 如例(20)所示。

(16) 确实存在各种组合模式, 在代表**语法结构**的传统单位中予以描述。(榕培 1990: 33)

(17) 由于象征单位有理解和表达概念内容的特定方式, 可替换的项或**语法结构**(如主动句和被动句)的选择必然有语义后果(即使真值条件不变)。(沈家煊 1991)

(18) 这本专刊主要是涉及作为汉语**语法结构**的基础的语义结构和认知基础, 并涉及那些控制着这些结构的使用的可接受性的语用因素。(廖秋忠 1990: 15)

(19) 因此, 我们首先研究表示时、空中的存在和位置的**语法结构**。(叶蜚声 1990: 27)

(20) 例如 Fillmore(1989)提到的**结构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 其研究重点即放在外围部分上, 研究策略是由“外围”开始, 再向“核心”部分推进。(廖秋忠 1991: 32)

4.2 结构式(语法)

GC也被沈家煊(1991)翻译为“语法结构式”, 原文提及的Lakoff的construction theory(构式语法的前身之一)则被翻译为“结构式理论”, 如例(21)所示, 之后更多采用“结构式”而非“结构”, 如沈家煊(1994, 1999a)。这种做法影响了后来学者, 如张伯江(1999)在使用“句式”的同时也使用“结构式”(如其题目《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式》), 王惠(2005)、李福印(2008)等也使用“结构式”。不过, 他们并没有把CG译为“结构式语法”, 而是译为“句式语法”(张伯江1999)或“构式语法”(王惠2005; 李福印2008⁵), 只有少数文献采用“结构式语法”, 如例(22)所示。现在汉语学界已经很少使用“结构式”来对译construction, 事实上, “结构式”本身在汉语语境中就很少使用。

(21) Lakoff 把 there- 结构式处理成复杂范畴……并正与伯克利加州大学的其他人合作建立一种总的“结构式理论”。(沈家煊 1991)

(22) 结构式语法的主要研究目标是对语言中句子的形式和意义做出明确的解释……(杨晓军 2006: 4)

4.3 句式(语法)

沈家煊(1999b: 94)提出“一个句式是一个‘完形’(Gestalt),即一个整体结构”,该文虽未援引认知语法或构式语法文献,但本质就是现在所理解的“构式”。沈家煊(2000)依然采用“句式”,而且引用了Goldberg(1995)。国内第一次引入构式语法并研究汉语现象的是张伯江(1999),该文沿袭黄居仁等(1999),将 construction 译为“句式”和“句式语法”。受两位学者的影响,“句式(语法)”一度流行(参见第 5.2 节)。但是随着构式语法的发展,construction 的外延扩大,“句式”之“句”显得特别扎眼,另外“句式”本来有其他习惯用法(即形式上有特别标志的句子),导致“句式”译名逐渐被弃用,两位学者在后来也采用了“构式”。

4.4 构块(语法)、构块式(语法)

徐盛桓(2000)将 construction 翻译为“构块”,将 CG 翻译为“构块语法”;徐盛桓(2001)有所变化,“构块语法”不变,把 construction 翻译为“构块式”。纪云霞、林书武(2002)与之相反,把 CG 翻译为“构块式语法”,把 construction 翻译为“构块”。该术语在初期也较流行,但之后逐渐被弃用,比如徐盛桓(2007)开始采用“构式”。

4.5 构造(语法)

榕培(1990)把 GC 翻译为“语法构造”,如例(23)所示;石毓智(1995)在介绍 Lakoff(1987)一书以及自己的论文中也使用过,分别如例(24)和例(25)所示。至于把 CG 翻译为“构造语法”,首次出现于张敏(1998),该书还出现了“定中构造”“领属构造”等表述(虽然更多的还是使用“结构”)。之后,“构造语法”零星出现(如文旭 2001;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战略发展研究小组 2001),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得到王寅(2006)的有意识提倡:他用“构造”对译 construction,用“构式”对译 construct。尽管有学者极力提倡,并得到一定认同(如石毓智 2007),但并没有太过流行,邓云华、石毓智(2007)已经换用了“构式(语法)”。王寅从 2009 年开始放弃“构式”与“构造”的区分,一律使用“构式”(王寅、王天翼 2009),2012 年更是出版了以《构式语法研究》为题的两卷本专著。

- (23) 认知语法的一个中心内容是: 语言表达式和**语法构造**体现约定俗成的意象, 这是语义值的一个重要方面。(榕培 1990: 28)
- (24) 甚至可以利用基本关系对**语法构造**做出简单而想象的描写……(石毓智 1995: 19)
- (25) 补偿在于**语法构造**方面……**动补构造**的复合词只是其中的一个副产品。(石毓智 2002: 3, 5)

4.6 构架 (语法)

采用“构架 (语法)”的是程琪龙 (2003) 和田朝霞 (2007)。程琪龙也使用“构式”, 但却用来对译 *construal*, 如例 (5) 所示。之后, 程琪龙 (2007) 仍然坚持使用“构架”, 但以括注形式标明了“或称构式”, 如例 (26) 所示, 说明当时“构式”已经十分流行。程琪龙、梅文胜 (2008) 逐渐完全放弃“构架”, 全部采用“构式”, 至于 *construal* 的译名, 则换用了“识解”。

- (26) 但是, Goldberg 对不同**构架** (或称**构式**) 之间语义异同表述得不够。(程琪龙 2007: 3)

除了以上译名, 还出现了“格式”“建构”“组构”等译名, 如例 (27) 至例 (31) 所示, 但是十分少见。陆俭明 (2004a, 2004b) 还提到“架构”“框架”等, 但均未找到相关文献。本文猜测“架构”是对“构架”的误写, 而“框架”其实指的是“框架语义学”。

- (27) **语法格式**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与词汇项目一样, 是形式和意义的配对。(张敏 1998: 7)
- (28) 对语法规则或**语法建构**进行象征单位的分析是很复杂的。(陶文好 2000: 20)
- (29) 英语**建构式语法**模式探究 (姚月英 2013: 65)
- (30) 如**组构** (*construction*) 语法倡导的假设是……(陶文好 2007: 40)
- (31) 认知语言学将语法分为语法范畴 (*grammatical categories*) 和**语法组构**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陶文好 2007: 43)

综上, 本文出现过的译名汇总如表 2 所示, 各自的出现时间如图 1 所示。

表 2 *construction* 的译名汇总

译名	代表文献	采用“构式”的时间
构式	沈家煊、王冬梅 (2000)	无
结构	榕培 (1990) ; 廖秋忠 (1991)	无
结构式	沈家煊 (1994) ; 张伯江 (1999)	沈家煊、王冬梅 (2000) ; 张伯江 (2005)
格式	张敏 (1998)	无
句式	张伯江 (1999) ; 陆俭明 (2004b)	张伯江 (2005) ; 陆俭明 (2004a)

(待续)

(续表)

译名	代表文献	采用“构式”的时间
构块 / 构块式	徐盛桓 (2000)	徐盛桓 (2007)
构造	王寅 (2006); 石毓智 (2007)	王寅、王天翼 (2009); 邓云华、石毓智 (2007)
构架	程琪龙 (2003)	程琪龙 (2007)
建构	陶文好 (2000)	无
组构	陶文好 (2007)	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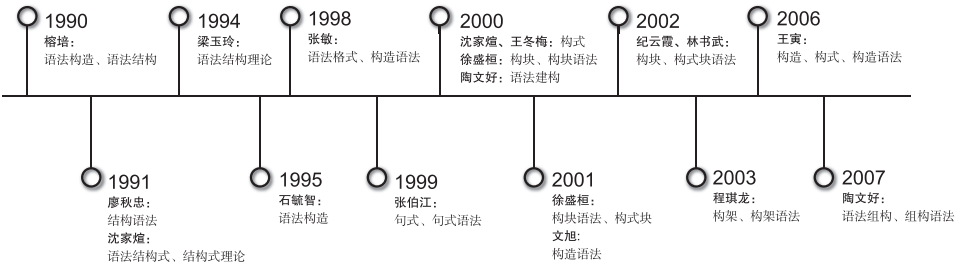


图 1 construction 各种译名的出现时间

上文梳理了 construction 的各种译名及相关历程，这项工作是否只是增加了“无用的知识”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呢？非也。在回顾国内的构式语法研究时，如果忽视 construction 当初有多种译名，很容易错过一些文献，从而造成数据乃至结论的偏差。比如，张娟（2013）所引文献多译为“构式”或“句式”，采纳其他译名的文献或作者几乎没有提及，王寅虽被提及但也只是引用了其采纳“构式”之后的文献。再如文旭、司卫国（2021）提到“以‘构式’为主题进行高级检索”，在做高频关键词列表时也只提到了“构式（语法）”，似乎忽视了采用其他译名的文献。如果他们能注意到这一点，可能会得出一些不同的结果或认识。

5. “构式”的规约化过程

“构式”作为一个语言学术语已经构式化，包括：（1）形式一意义获得了稳固的配对，形式为“gòushì”，意义为“规约化的形式一意义配对体”；“构式”的词汇化程度很高，从分析性（analyzability）上很难说清“构”和“式”分别代表什么，从组合性（compositionality）上看，“构”加“式”不等于“构式”。（2）“构式”在汉语学界得到了普遍扩散（不管是否认同构式主张）。那么“构式”是如何构式化的呢？下面回答这个问题。

5.1 新形式—新意义的配对过程

仔细考察“构式”在认知/构式语法引入之前的使用语境,发现上下文多有“构”字词(如“构成”“结构”)和“式”字词(如“形式”“方式”)组合(表示“如何构成”),如例(32)中的“构成的模式”,例(33)中的“构造方式/结构方式”,例(34)中的“构成形式”,例(35)中的“构成方式”,例(36)中的“结构形式”。“构式”与此类组合共现的频率如此之高,距离如此之近,因此极有可能是对它们的临时缩略,属于一种缩略转喻。

- (32) 例如,有的人喜欢采用按“创新式思维(限定方案范围)——发散式思维(寻找方案)——真理型思维(择取方案)”递进**构成的模式**……实际上常有一部分思维模式的结构与这种严格的三递进**构式**有所偏离……(王传宗 1988: 67-68)
- (33) 以人物心理结构为小说基本框架的**构造方式**,便成为他经常采用的**结构方式**……这种以人物心理结构为基本框架的小说**构式**……(李夜平 1990: 213-214)
- (34) 以上四种单音节**构成形式**,《切韵》音系都有……介音经常算是可有可无而不能再分的音节**构式**成分……(李嘉乐 1983: 86)
- (35) 本类词的**构成方式**,又可分为六类:并列式、偏正式、支配式、陈述式、重叠式、简略式。这六种**构式**中,除了常式顺序结构外,还存在一种变式的逆序结构成词法。(潘广发 1992: 39)
- (36) 条目是辞书的基本**构式**。不具备条目的**结构形式**,即不能认可为真正的、辞书学所指的辞书。(陈增杰 1992: 85)

这种共现在语言学领域尤为广泛,以至缩略形式“构式”逐步获得独立。比如,“构式”在例(37)中表示字形如何构成,在例(38)中表示列举结构如何构成,上下文都未出现“构”字词和“式”字词的组合。尽管缩略词使用起来方便,却容易被听话者重新诠释:“如何构成”往往蕴含着“构成结果”,容易发生以因代果的因果转喻(宋文辉 2004)⁶。比如在例(39)中,“构式”表现出歧解性:“1+1 构式”既可以表示它们由 1 加 1 构成(如何构成),也可以表示 1 和 1 并列的表现形式(构成结果)。

- (37) 错别字字形独具之特性和**构式**,促使其生命旺盛。(昌学汤 1997: 34)
- (38) 因为这种列举结构成分整齐,语法功能等同,**构式**均匀,句义相近,朗读起来节奏铿锵,语流和谐,洋溢着诗的韵味。(王学文 1986: 27-28)
- (39) 这些例子虽然格局简单,但却健全。全是 1+1 **构式**:主+谓,偏+正等等。这种 1+1 **构式**是对称的,平衡的,有对比的,因而是符合形式美法则的**构式**。(钱冠连 1994: 28)

随着使用增多,结果义最终沉淀到词项本身。在例(40)至例(43)中,“构式”的“如何构成”义已经淡化,仅仅指具体或抽象的表达形式,包括完

全抽象的形式,如例(40)所示;半抽象的形式,如例(41)中的“没+DJ”;以及具体的语言表达,如例(42)中的 end up dead。值得注意的是,在例(43)中,“构式”和“意义”对举出现,表示与意义相对的形式。这些例句都出现在沈家煊、王冬梅(2000)之前,说明“构式”在应用到认知/构式语法之前就已经用来指称复杂结构,不过只强调了形式的一面。

- (40) 因而,在现代汉语中出现了两种基本句子构式,使我们对此而进行的如下划分为可能。(谢旭升 1999: 110)
- (41) 而根据结构的平行性原则,同一构式中,如果“没+DJ”具有两个不同的类,那么“差一点”也由于搭配的限制关系具有两类。(蒋平 1998: 125)
- (42) 另外,作者对下述语言也理解不够深刻,即在 end up dead 这一构式中, end up 乃是起着双重谓语的动词的作用,故在 end up 和 dead 之间无须嵌入“as”一词。(汤汉荣 1990: 52)
- (43) 作为科技英语的一个重要分支的粮食英语,其词汇构式与词汇意义又是以何种态势维系一气的呢?(冯光睿 1992: 59)

之后认知/构式语法“鸠占鹊巢”,借用“构式”表示形式—意义配对的复杂结构,后来更是扩展到所有语言单位(包括语素、词),此时“构式”中“构”的意义也被淡化,这可谓“构式”的进一步构式化。至此,可以把“构式”的构式化过程总结为图2。在这个演变过程中,缩略转喻只涉及形式变化,因果转喻、转喻固化、CG早期和CG后期只涉及意义变化,都可视为构式变化;但是从“‘构’字词+‘式’字词”到“构式_{结果}”之后,既涉及形式变化,也涉及意义变化,便可视作构式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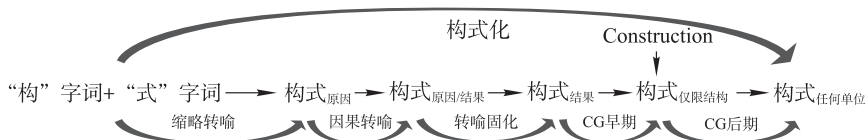


图2 “构式”的构式化过程

最后还要考虑一种可能性,即“构式”是否是对“结构式”的缩略。沈家煊曾经使用过“结构式”,之后缩略为“构式”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基于语料库的考察并不支持这种观点。“结构式”(structural formula)最初来自化学,指用元素符号和短线表示化合物(或单质)分子中原子的排列和结合方式的化学式,后来被隐喻式地使用到其他领域,包括语言学,如例(44)和(45)所示。如果“构式”是对“结构式”的缩略,那么其构式化过程便成了:结构式(structural formula)_{化学}→结构式_{语言学}→结构式(construction)_{认知语法}→构式_{构式语法}。但不论是在化学领域,还是在语言学领域,都未发现“结构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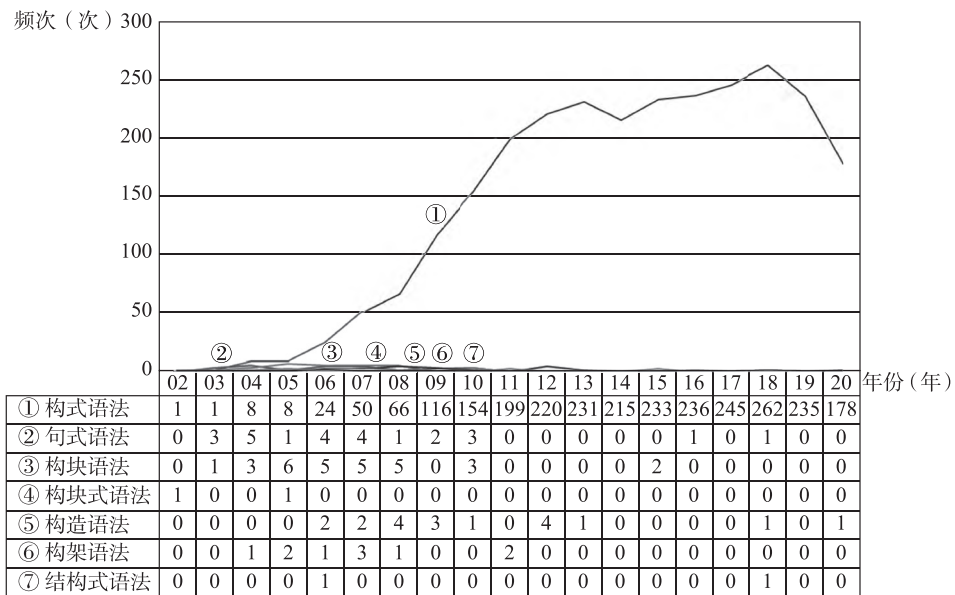
缩略为“构式”的证据，这与前述闭合证据链条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只能否定这种可能性。

(44) 我们用 $S_n^p\text{-}m$ 表示上述三种形式的谓语，用 (Pm) 表示零形式的主语，得**结构式**：
 $(Pm) + S_n^p\text{-}m +_{(Do)}^{Do}$ （程雨民 1964：103）

(45) 但是实际上办不到：用词类组合出来的是句子的词类**结构式**，而不是实际的句子。
 如：名 + 动 + 时态助词。（杨成凯 1979：64）

5.2 “构式”的规约化过程

为了还原“构式”的规约化过程，本研究基于知网调查了“构式语法”与其他译名的竞争过程⁷，检索限定如下：在高级检索状态下，限定“篇关摘”⁸，键入“构式语法”等译名，限定“精确检索”⁹，总库限定“中文”，学科限定“中国语言文字”和“外国语言文字”，最后查看“发表年度”呈现的结果并一一核查。如图3所示，译名竞争可以分为2004年之前、2004—2007年和2007年之后三个阶段。



①构式语法 ②句式语法 ③构块语法 ④构块式语法 ⑤构造语法 ⑥构架语法 ⑦结构式语法

图3 “构式语法”与其他译名的竞争过程

5.2.1 2004年之前：“句式语法”风行一时

在2004年之前，使用“句式语法”最多（3次），其他译名很少或没有出现。陆俭明（2004b：412）也说“construction grammar 大多译为‘句式语法’”，符合2004年之前的情况（需考虑到论文发表的滞后性）。“句式（语

法)”之所以风行一时,是受到沈家煊(1999b)和张伯江(1999)这两篇重要文献的影响。

5.2.2 2004—2007 年:“构式语法”杀出重围

2004—2007 年,“构式语法”“句式语法”“构块语法”的使用频次都在增加,还新增了“构造语法”“构架语法”“结构式语法”等译名。“构式语法”从 2004 年开始领先:2003 到 2004 年增长了 7 倍,2005 到 2006 年增长了 2 倍,是整个时间轴上增长最迅猛的两次。其他译名逐渐落后,但也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的态势。这个阶段最显著的特点是出现了对译名的有意识争论。Schmid (2020)指出,规约化在初期呈现为隐性规范(implicit norm),之后进入显性规范(explicit norm),即人们开始对语言进行有意识的讨论,属于一种元语言层面的(metalinguistic)争论。construction 译名的竞争过程也符合这一点:在认知/构式语法引入初期,大家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翻译,随着译名逐渐增多,一些作者开始有意识地讨论各种译名之优劣(如董燕萍、梁君英 2002;纪云霞、林书武 2002;陆俭明 2004a, 2004b;王寅 2006;严辰松 2006;刘国辉 2007),很多学者也是在此之后选择了“构式(语法)”(参见表 2)。

5.2.3 2007 年之后:“构式语法”一骑绝尘

2007 年之后,“构式语法”的使用已经遥遥领先,其他译名的使用整体呈下降趋势,或零星出现(如“句式语法”等),或全部消失(如“构块式语法”)。陆俭明(2008: 143)提到“现在国内较为普遍地采用‘构式’的译法”,和其在 2004 年的说法形成对比。一旦某一术语被语言社群接纳,人们就会无意识地使用该术语,不再针对术语进行讨论。但是此时可能出现一种极端的显性规范,即典籍化(codification),这会对规约化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可以注意到,《语言学名词》(2011)尚未收录“构式(语法)”词条,但是《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第三版)将 CG 翻译为“构式语法”¹⁰,这必将促使“构式(语法)”的规约化达到顶峰。

6. 余论:“构式”获胜的因素

回顾“构式”获胜的历史,是哪些因素促使了它的成功呢?

第一,译法高明。“构式”高明在:

(1) 相对“句式”,“构式”的包容性更强。“构式”中的“构”虽然暗示还是结构,但是并没有点明是“句”,因此对各种层面的单位更为包容,也最接近构式语法后期的定义。

(2) structure 已经被译为“结构”(如“结构主义”),传统的 construction

也被译为“结构”，译为“构式”可与“结构”区分开来。

(3)“构式”听起来更像典型名词(“结构式”“句式”“构块/构块式”也满足这一点),不像“构造”“构建”“建构”“组构”等是动名词,回顾译名的竞争过程,一直都是名词译法占上风。

(4)“X式”在语言学中比较常用,如“句式”“语式”“动结式”“命令式”等,因此“构式”更容易被人们接纳。

当然,“构式”也不是毫无缺点。何南林等(2010:207)提到,“结构式”和“构式”“两种译法都带有强烈的‘学术性质’,自然也就不能不严格限于‘学术’之内,而一旦超出这个范围,便不易令人接受”。总的来说,“构式”译法高明,但与之相比,“结构式”“构块”似乎也是不错的选择,这说明译法高明并不能保证“构式”获胜,还必须考虑其他因素。

第二,董燕萍、梁君英(2002)首次在国内系统介绍构式语法,对人们“走近构式语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构式语法”关键词知网节中,这篇文章的引用率第二,下载率第五(查询日期:2022年2月15日)。在这篇重要文献中,作者采纳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把“句式”修改为“构式”,使得 construction (grammar) 首次系统露面便是以“构式(语法)”的形式出现,为“构式”战胜其他译名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名人效应。某些语言现象从个体扩散到集体,名人的使用或推广发挥着重要作用(Schmid 2020)。“构式”由沈家煊提出,后来又得到陆俭明的提倡,极大地扩大了“构式”译名的影响力。当然这不是说提出或推广其他译名的不是名人,而是说某一译名之流行一般都有名人的提倡。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在2007年3月底组织召开的构式语法专题研讨会,是第一次全国性的专题研讨会,当时众多名人集结,会议采用的也是“构式(语法)”。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显性规范的影响,元语言层面的讨论对规约化的影响不容忽视(Schmid 2020),在当时的讨论中,大部分学者都把票投给了“构式”;再比如马太效应,通俗来说就是“富者越富,穷者越穷”,“构式”在2004—2007年脱颖而出后便与其他译名拉开了不可逆转的距离;再比如一些偶然或随机因素,如沈家煊、王冬梅(2000)采用“构式”其实对译的是认知语法中的 construction,而不是早期 Fillmore 的 CG(尽管两者本质一致);等等。

注释

- 1 构式语法存在诸多流派,各派对“构式”的认识也存在分歧,本文主要关注国内主流的认知构式语法(如 Langacker、Goldberg、Croft 等),“构式”暂取广义定义,即形式—意义/功能配对的所有规约单位。
- 2 其实严格说来应该是“参照体构式”,“目标”(target)是译者自行添加的,原文并不

存在 reference-point target construction 的表述。

- 3 张娟(2013)和文旭、司卫国(2021)在综述国内构式语法研究时,前者未提及沈家煊、王冬梅(2000),而后者提及,可能正是因为对认知语法是否属于构式语法存在分歧。
- 4 这篇综述发表于《国外语言学》,该刊物是《当代语言学》的前身,也使用过《语言学资料》《语言学动态》等名称。回顾“构式(语法)”的引进过程,发现很多译介文章来自该刊物,证明了它在引进国外语言学方面的窗口作用(检索于2024年3月20日:<http://www.ddyyx.com/>)。
- 5 李福印(2008)在英汉术语对照索引中给出的译名是“构式”,但是在书中出现了两种译法:第21章译为“结构式”,第23章译为“构式”。针对Goldberg(1995)的“构式”定义,书中给出了两种译法,分别见pp. 276和pp. 294。
- 6 比方说,“挂”既可以表示画如何依附于墙的过程(“把画挂在墙上”),也可以表示画依附于墙的结果(“墙上挂着一幅画”)。
- 7 之所以检索“XX语法”而非“XX”,是因为有些译名不一定是对译 construction 的(除了“构式”“构块/构块式”之外,其他译名都是一般用词),这会加大工作难度。
- 8 不限定“正文”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出现在“篇关摘”中,说明该术语之凸显;第二,“正文”包括参考文献,会造成数据重复。
- 9 相对于模糊检索,精确检索的是“构式语法”,而非“构式”和“语法”不分顺序和没有间隔的情况。
- 10 参见“今日语言学”微信公众号(检索于2024年4月10日):<https://mp.weixin.qq.com/s/P1beChyke3dvEfcnhThPlg>

语料来源

- B. B. 别洛乌索夫, 1955,《构造断裂及其类型与形成构式》[M]。北京:科学出版社。
- 昌学汤, 1997, 错别字心理学论[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1): 31-35, 38。
- 谌锡霖、罗自立、廖洪震、余福新、杨庭显, 1978, 锡矿山锑矿田矿床构式的新认识及其西部大断层下盘带状矿体找矿远景[J],《地质与勘探》(6): 9-18。
- 陈增杰, 1992, 由辞书分类谈到鉴赏辞典[J],《辞书研究》(1): 84-85。
- 程琪龙, 2004, Langacker 认知语法的神经视角探索[J],《当代语言学》(4): 334-339。
- 程琪龙, 2007, 语义框架和认知操作[J],《外语教学》(1): 1-4。
- 程雨民, 1964, 俄语简单句的不完全结构[J],《复旦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 101-115。
- 冯光睿, 1992, 粮食英语词汇探微[J],《武汉粮食工业学院学报》(2): 59-65。
- 蒋平, 1998, 汉语“差一点+(没)DJ”句式的再讨论[J],《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123-126。
- 李国辉, 1996, 超媒体/时基结构化语言 HyTime[J],《多媒体世界》(4): 10-12。
- 李嘉乐, 1983, 所谓“滑音”,“介音”,/ü(和w)/音与音节[J],《语言研究》(2): 84-87。
- 李夜平, 1990, 论叶灵凤的小说创作[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4): 207-214。
- 廖秋忠(译), 1990,《功能学说与中文文法》导言[J],《国外语言学》(3): 14-18。
- 廖秋忠, 1991, 也谈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J],《国外语言学》(2): 31-33。
- 卢青山, 1985, 略论科学假说[J],《青海社会科学》(3): 36-40, 46。

- 毛峰林, 1996, 关于日语连体修饰结构中的一些内含关系 [J], 《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4): 90-93。
- 潘广发, 1992, 现代汉语倒序词研究 [J], 《自贡师专学报》(2): 39-41。
- 潘晓春、陈学璞, 1989,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艺的多层次构式初探 [J], 《桂海论丛》(1): 52-55。
- 钱冠连, 1994, 英汉语对比研究的理论目标 [A]。载刘重德 (编),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 1》[C]。长沙: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26-34。
- 榕 培 (译), 1990, 认知语法概观 [J], 《外语与外语教学》(1): 26-33。
- 沈家煊 (译), 1991, 语言研究中的认知观 [J], 《国外语言学》(4): 1-6。
- 沈家煊、王冬梅, 2000, “N 的 V” 和 “参照体—目标” 构式 [J], 《世界汉语教学》(4): 25-32。
- 石毓智, 1995, 《女人, 火, 危险事物——范畴揭示了思维的什么奥秘》评介 [J], 《国外语言学》(2): 17-22。
- 石毓智, 2002, 汉语发展史上的双音化趋势和动补结构的诞生——语音变化对语法发展的影响 [J], 《语言研究》(1): 1-14。
- 汤汉荣, 1990, 也谈动词 End 附加某些小品词的用法 [J], 《武汉粮食工业学院学报》(2): 51-54。
- 陶文好, 2000, 论象征结构——认知语法理论的核心 [J], 《外语与外语教学》(2): 19-21, 49。
- 陶文好, 2007, 论认知语言学的定义和理论框架 [J], 《中国外语》(5): 37-46。
- 王传宗, 1988, 人的思维模式的结构 [J], 《求索》(1): 65-68。
- 王冬梅, 2001, 现代汉语动名互转的认知研究 [D]。博士学位论文。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 王学文, 1986, 笔语法语列举手法中并列分界词的作用 [J], 《外语与外语教学》(2): 23-28。
- 谢旭升, 1999, 浅谈汉英显形隐形句式结构处理 [J], 《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 111-112。
- 杨成凯, 1979, 语言学中的结构分析方法 [J], 《学习与思考》: 62-66, 12。
- 杨晓军, 2006, 英汉语中动结构式类型划分及其内在承继关联的认知分析 [A]。载《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七次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湘潭: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1-14。
- 姚月英, 2013, 英语建构式语法模式探究 [J],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 65-68。
- 叶蜚声 (译), 1990, 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刍议 (上) [J], 《国外语言学》(4): 21-27。
- 张高远、杨晓军, 2004, 英语抽象名词研究新视角——《作为概念外壳的英语抽象名词: 从语料库到认知系统》评述 [J], 《外语教学与研究》(6): 467-473。
- 张 敏, 1998,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赵宋光, 1999, 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洗礼之后 [J],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116-165。

参考文献

- Fillmore, C. J., P. Kay & M. C. O'Connor. 1988. Regularity and idiomaticity i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The case of let alone [J]. *Language* 64: 501-538.
- Goldberg, A. 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ngacker, R. W. 1987a.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W. 1987b.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J]. *CRL Newsletter* 1: 1-16.
- Langacker, R. W. 1988. An overview of cognitive grammar [A]. In B. Rudzka-Ostyn (ed.). *Topic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3-48.
- Langacker, R. W. 1993.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4: 1-38.
- Schmid, H.-J. 2015. A blueprint of the Entrenchment-and-Conventionalization Model [J]. *Yearbook of the Germa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3: 3-26.
- Schmid, H.-J. 2020. *The Dynamics of the Linguistic System: Usage, Conventionalization, and Entrenchment*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i, J. H.-Y. 1989a. Introduction [A]. In J. H.-Y. Tai & F. F. S. Hsueh (eds.). *Functionalism and Chinese Grammar* [C]. South Orange: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1-26.
- Tai, J. H.-Y. 1989b. Toward a cognition-based functional grammar of Chinese [A]. In J. H.-Y. Tai & F. F. S. Hsueh (eds.). *Functionalism and Chinese Grammar* [C]. South Orange: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187-226.
- Traugott, E. C. & G. Trousdale. 2013. *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Change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ang, X. & R. J. LaPolla. 2023. Construction-based research in China [A]. In M. Aronoff (ed.).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 [C]. New York: Oxford Academic. doi: 10.1093/acrefore/9780199384655.013.1074.
- 陈西、束定芳, 2020, 新构式的固化—规约化分析——以“可能V了假X”为例 [J], 《语言教学与研究》(5): 103-112。
- 程琪龙, 2003, 领属框架及其语法体现 [J], 《外语与外语教学》(4): 1-4。
- 程琪龙, 2007, 语义框架和认知操作 [J], 《外语教学》(1): 1-4。
- 程琪龙、梅文胜, 2008, 使移事件及其小句 [J], 《外语学刊》(3): 82-88。
- 邓云华、石毓智, 2007, 论构式语法理论的进步与局限 [J], 《外语教学与研究》(5): 323-330。
- 董燕萍、梁君英, 2002, 走近构式语法 [J], 《现代外语》(2): 143-152。
- 何南林、范锋、孙峰, 2010, 《认知语法批判》[M]。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 黄居仁、张莉萍、安可思、陈超然, 1999, 词汇语义和句式语义的互动关系 [A]。载殷允美、杨懿丽、詹惠珍(编), 《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第五辑): 语言中的互动》[C]。台北: “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筹备处。
- 纪云霞、林书武, 2002, 一种新的语言理论: 构块式语法 [J], 《外国语》(5): 16-22。
- 李福印, 2008, 《认知语言学概论》[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梁玉玲(译),1994,《女人、火与危险事物:范畴所揭示之心智的奥秘》[M]。台北:桂冠图书公司。
- 廖秋忠(译),1990,《功能学说与中文文法》导言[J],《国外语言学》(3):14-18。
- 廖秋忠,1991,也谈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J],《国外语言学》(2):31-33。
- 刘国辉,2007,构式语法的“构式”之辩[J],《外语与外语教学》(8):1-5。
- 刘耀武,1988,日本国语学会1987年春季大会在神户大学召开[J],《国外语言学》(1):37,20。
- 陆俭明,2004a,词语句法、语义的多功能性:对“构式语法”理论的解释[J],《外国语》(2):15-20。
- 陆俭明,2004b,“句式语法”理论与汉语研究[J],《中国语文》(5):412-416。
- 陆俭明,2008,构式语法理论的价值与局限[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1):142-151。
- 牛保义、李香玲、申少帅,2020,《构式语法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榕培(译),1990,认知语法概观[J],《外语与外语教学》(1):26-33。
- 沈家煊(译),1991,语言研究中的认知观[J],《国外语言学》(4):1-6。
- 沈家煊,1994,R. W. Langacker的“认知语法”[J],《国外语言学》(1):12-20。
- 沈家煊,1999a,语法研究的分析和综合[J],《外语教学与研究》(2):1-7。
- 沈家煊,1999b,“在”字句和“给”字句[J],《中国语文》(2):94-102。
- 沈家煊,2000,句式和配价[J],《中国语文》(4):291-297。
- 沈家煊、王冬梅,2000,“N的V”和“参照体—目标”构式[J],《世界汉语教学》(4):25-32。
- 石毓智,1995,《女人,火,危险事物——范畴揭示了思维的什么奥秘》评介[J],《国外语言学》(2):17-22。
- 石毓智,2007,构造语法理论关于 construction 定义问题研究[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08-111。
- 宋文辉,2004,与因果转喻相关的句法语义现象[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1):42-47。
- 陶文好,2000,论象征结构——认知语法理论的核心[J],《外语与外语教学》(2):19-21,49。
- 陶文好,2007,论认知语言学的定义和理论框架[J],《中国外语》(5):37-46。
- 田良斌、庄会彬,2020,基于用法模型的新进展:固化—规约化模型[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8-04(003)。
- 田朝霞,2007,形义匹配种种——四种构架语法模式的比较研究[J],《外语教学》(1):32-35。
- 王冬梅,2001,现代汉语动名互转的认知研究[D]。博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 王惠,2005,从构式语法理论看汉语词义研究[J],《中文计算语言学期刊》(4):495-508。
- 王寅,2006,国外构造语法研究最新动态[J],《现代外语》(2):197-202。
- 王寅,2007,《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王寅、王天翼,2009,“AS认知方式”:隐喻等机制的统一解释——十五论语言的体验性[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4):1-6。
- 文旭,2001,认知语言学:诠释与思考[J],《外国语》(2):29-36。
- 文旭、司卫国,2021,中国构式语法研究20年:回顾与展望[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

- 报》(5): 43-51。
- 文 旭、杨 坤, 2015, 构式语法研究的历时取向——历时构式语法论纲 [J], 《中国外语》(1): 26-34。
- 文 旭、杨 旭, 2016, 构式化: 历时构式语法研究的新路径 [J], 《现代外语》(6): 731-741。
- 徐盛桓, 2000, 存同求异 责备求全——创新共斟酌 [J], 《外语与外语教学》(1): 6-9。
- 徐盛桓, 2001, 试论英语双及物构块式 [J], 《外语教学与研究》(2): 81-87。
- 徐盛桓, 2007, 相邻关系视角下的双及物句再研究 [J], 《外语教学与研究》(4): 253-260。
- 严辰松, 2006, 构式语法论要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4): 6-11。
- 杨 坤、张 翼, 2024, “构式语法理论与应用研究”主持人语 [J], 《语言、翻译与认知》(1): 1-3。
- 杨 旭, 2019, 构式化思想的演进及相关问题探讨 [J], 《外国语文》(1): 16-21。
- 杨延宁, 2024, 构式演变研究的理论困境与突破 [J], 《语言、翻译与认知》(7): 86-100。
- 叶蜚声(译), 1990, 以认知为基础的汉语功能语法刍议(上) [J], 《国外语言学》(4): 21-27。
- 张伯江, 1999, 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式 [J], 《中国语文》(3): 175-184。
- 张伯江, 2005, 功能语法与汉语研究 [J], 《语言科学》(6): 42-53。
- 张 娟, 2013, 国内汉语构式语法研究十年 [J], 《汉语学习》(2): 65-77。
- 张 敏, 1998, 《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M]。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战略发展研究小组, 2001, 行为科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J], 《中国科学院院刊》(6): 418-421。

作者简介

杨 旭, 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语情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领域: 汉语语法、构式语法、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

电子邮箱: yangxu1216@foxmail.com

The constructionalization of *goushi* (构式)

YANG Xu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obust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many linguistic phenomena have received constructional accounts, but the term *goushi* (构式) itself has been neglected. Using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database as a corpus, this paper finds that: (1) The term *goushi* is also used outside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in both linguistic and non-linguistic fields; (2) Jiaxuan Shen *et al.* were the first to translate “construction” into Chinese as *goushi*, and Yanping Dong *et al.* were the first to translate “construction grammar” as *goushi yufa* (构式语法); (3) “Construction (Grammar)” had at least 10 other Chinese translations—such as *jiegou* (*yufa*) [结构(语法)], *jiegoushi* (*yufa*) [结构式(语法)], and *jushi* (*yufa*) [句式(语法)]—all of which were phased out after a period of use; (4) *Goushi* is not an abbreviation of *jiegoushi* (结构式), but originated as an abbreviation of collocations combining a *gou* (构)-word and a *shi* (式)-word [such as *goucheng fangshi* (构成方式), meaning “mode of constitution”]. Having acquired the meaning of “form” through causal metonymy, the term was adopted to translate the English “construction,” eventually becoming conventionalized in Chinese academia through three developmental stages.

Keywords: *goushi* (构式); constructionalization; conventionalization; construction grammar

The constructionalization of *bao (X) de* and its cognitive-memetic mechanisms

YUAN Lin (University of Macau, Macao 999078, China)

Abstract: The online popular expression *bao (X) de* is a partially lexically filled construction whose basic form is “*bao* + a predicative element + *de*”, and whose central meaning is affirmative judgment. Combining synchronic description with diachronic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syntactic functions, semantic features, pragmatic features, and constructionalization process. This paper proposes a cognitive-memetic dual-drive model to explai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gnitive motivation and diffusion mechanism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bao (X) de* can function as an independent clause, a predicate, or an attributive modifier, and generally expresses the speaker’s relatively high certainty about an event, state, or evaluative result. Within the construction, *bao* has weakened its actional meaning and typical commissive meaning, showing a tendency toward modalization and adverbialization. Diachronically, the construction developed through a continuous path from the physical action meaning of *bao*, through its use as a speech act verb, to subjective judgment. This development is cognitively grounded in the metaphorical mapping of the container schema and subjectification. In online discourse, *bao (X) de* spreads continuously through formal replication, semantic replication, abbreviated variation, and pragmatic extension, giving rise to variants such as *bao de*. The cognitive-memetic dual-drive model proposed in this paper offers an explanatory path for the study of emerging online constructions.

Keywords: *bao (X) de*; constructionalization; speech act verb; subjectification; memetic diffusion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labeling algorithms in Generative Grammar: From X-bar Theory to the Minimalist Program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HE Honghua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rise of Generative Grammar, the labeling of structures formed by Merge has remained a central issue in syntactic theory. This paper trac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beling problem from X-bar Theory and bare phrase structure to the minimalist program, showing how labeling shifted from an operation embedded in phrase-structure rules to an independent computational procedure. It focuses on how the labeling algorithm uses minimal search to account for head projection, the resolution of symmetric structures, and feature sharing, while offering a